



西藏民间艺术书系

西藏擦擦艺术

马军 黄莉 编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民间艺术书系

马军 黄莉 编著



西藏擦擦艺术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擦擦艺术 / 马军, 黄莉主编.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8.4

(西藏民间艺术书系)

ISBN 978-7-223-02406-8

I. 西… II. ①马…②黄… III. 喇嘛教—佛像—宗教艺术—简介—中国 IV.J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5748 号

西藏擦擦艺术

编 著	马 军 黄 莉
总 策 划	刘立强 李海平
美术责编	丹增朗杰
责任编辑	李海平 杨芳萍
封面设计	格 次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 (拉萨市林廓北路20号)
印 刷	四川大自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2
印 张	11
字 数	27 千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978-7-223-02406-8
定 价	9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马军，男，汉族，1959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83年进藏，曾在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创办《西藏法制报》，并负责汉文版美术、摄影和文字编辑工作。《中国国门时报》西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记者站站长。在藏18年，兴趣于西藏民间艺术收藏、整理、研磨，积累图片、文字资料130多本（册），文章及摄影作品多次获奖。被收入《中国摄影家全集》、《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名人录》。2001年内调，现在云南检验检疫局工作。

黄莉，女，汉族，1963年生于新疆石河子。1978年进藏，1997年内调，马军之妻。

序_{XU}

马军、黄莉夫妇编著的《西藏擦擦艺术》和《西藏风马旗艺术》是他们“西藏民间艺术书系”中研究西藏民间艺术的专著，现在出版了。人们都说去过西藏的人会有种情结，会像着魔一般地迷恋那里的一切，马军的痴迷程度在朋友圈中是早已出名的。差不多在十年前，马军就给我展示过他的珍藏：130多本精心制作、装订成册的图片资料，几乎将他多年来所能接触和收藏的一切都拍摄下来，分门别类，编号整理。大到山川自然、寺庙庆典，小到居民装饰、骨贝雕刻，视野之开阔，用心之精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记得当时就问他为何不编辑出版，马军憨憨地笑笑，说是准备不充分，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好好深入研究之后再说。而当时他的这一工作已经悄悄地进行了十余年，当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点点滴滴汇聚而成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一批批地涌入西藏，也卷走了一批批随手可得的玛尼石刻、擦擦和风马旗，我曾戏言，高原的海拔也因此降低了不少。而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猎奇之举，随手又会将这些艺术品飘散了，往好里想算是法物流通吧。极少数的有心之人，也将收藏整理出版，但坦率地说，我目前所看到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很粗陋简单。而马军、黄莉夫妇的就不同了。他们积十八年之功，气定神闲，悠哉游哉地漫步于雪域高原，耐心地收藏、整理、研究，这种态度和方法在讲求急功近利的今天实在难得，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藏学研究的民间立场和方向，他对我讲，一共八本的“西藏民间艺术书系”将会陆续出版，作为多年的老友真为他高兴！

我和马军相识要倒推22年光阴，早在1981年中央美术学院的考场我们就曾结为兄弟，那时各路的考生汇聚于京城就跟今日的民工相差无几。几十人挤住在一间教室的地铺上，夜里喷云吐雾，豪情万丈。马军的烟头不小心点燃了身下的稻草，差一点引起一场大火。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自我教育，很难顺应体制化的高考。我是连考四年之后终于进去了。而马军老弟一试不中，扭头便进了西藏。

1989年，我们在西藏的一次赛马会上偶然相遇了。当时我成了体制外的自由人，而他则做了西藏法制报的记者。在藏语里老百姓把有身份和有学问的人尊称为“格啦”（意为老师或师傅）。从此我们戏称他为“马格啦”。马格啦确实不知给了我们多少帮助，从在他家混饭，到借光借车四处采风，还能一起感受盛大的宗教庆典。

到后来马军又进了自治区商检局，更有“格啦”相了。有趣儿的是这位“格啦”业余地做出了如此专业的学问。实在令我欣喜。

从来不愿给人写序或前言之类。总觉着那是老人们才干的事情，但是马老弟的事情怎能不应呢，只遗憾杂七杂八的一通乱侃不知所云，只有再次对他表示祝贺了！

温普林
2006年9月 北京

西
藏
艺
术
家
的
生
活

西
藏
艺
术
家
的
生
活

目录 MU LU

序	001-002
西藏擦擦艺术	001-023
西藏擦擦艺术黑白图版	024-039
西藏擦擦艺术彩色图版	040-120
后记	121-122

西藏擦擦艺术

马军

也许，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西藏，有一种用泥巴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小佛像和各种各样的小佛塔。

这些佛像和佛塔有的摆放在藏族人每天转经的路边的石头堆上，有的放在转经路边用石片或碎石垒砌成的小房子里面（图1）^①。转经路大都是围绕西藏的许多神山和圣湖，还有佛教道场以及藏族人心目中那些有灵气的地方修建的。我们发现，这些佛像和佛塔也住在山洞里（图2），西藏所有的大型佛塔的肚子里面也装有这些小佛像和小佛塔，塔中有塔，塔中有佛（图3）。另外，在西藏寺庙殿堂的佛龛里和雕花的柱头中间的方孔内也供奉有这种佛像（图4）。

在雪域大地，凡是有这些佛像、佛塔的地方，周围山壁崖面上、巨石上均刻有佛陀、菩萨、护法神像和“六字真言”^②，还有玛尼堆及玛尼石刻佛教造像^③，上空还凛冽飘扬着印有宝马、吉祥动物和经文的五彩“风马旗”^④。以其震撼心灵情感的浓重氛围，组成了三维立体的藏传佛教膜拜时空，把对客观现实的愿望以超现实的象征手法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传递人与神灵对话沟通的信息，形成了一道独特神秘的人文景观（图5）。

近几年，我们发现这种佛像和佛塔居然也出现在著名的拉萨八廓街、日喀则老城区商业街商贩们的店铺和摊点上，出现在西藏各地旅游饭店、宾馆的柜台上，与内地进来的和西藏本土打造的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瓷器、手工艺品等等所谓旅游纪念品鱼目混珠般摆放在一起。

尽管如此，这种佛像和佛塔在有经验的收藏家和购物者眼前仍是一道最闪亮的光芒。

这种佛像和佛塔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百万僧俗群众口中发出的一个共同声音是“擦擦”。

其实，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一些西方学者或探险家、传教士在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以及克什米尔的边境地区和西藏腹地注意到了这种佛像，陆续发现和收藏了一些早期的和一时还不能确定出年代的擦擦。

这个发现，引起了西方一些藏学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兴趣。于是，学术刊物和论文里有了关于擦擦的介绍和研究。由于当时资料的匮乏和局限，以及人们对于这种小型泥佛认识程度的不同，特别是这种小型泥佛本身没有确切的作者和记年，加之实物资料掌握有限，给人们进一步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虽然如此，在为数不多的擦擦研究领域，我们依然看到了研究的成果和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曙光。这方面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东方学家、藏学家图齐教授^⑤。他在其论著《印度西藏》一书中对“西藏、印度和西方的佛塔和擦擦”进行了论述研究：在《西藏考古》（原名《穿越喜马拉雅》）一书中就佛塔及塔内的擦擦有专门

的论述，这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有关西藏擦擦比较详细和较为权威的论著。

在我国，几乎与国外西方研究者在同一时空，甚至还要早一些时间，有关泥佛的研究就有文字记载。但是，这种研究还没有涉及到西藏的擦擦，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安出土的隋唐泥佛造像上。汉地一般称这种佛像为“善业泥”。其据是在西安大慈恩寺附近出土的泥佛像背面题记：“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⑥。

国内对于西藏擦擦的关注与研究始于20世纪70、80年代，起步虽晚，但是方兴未艾。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是西藏得天独厚的、丰富的擦擦实物资料。一些有识之士在西藏就对这“令人感动”^⑦的小佛像引起极大的好奇和高度的重视。据我们知道的，在西藏从事美术、摄影、书法等艺术实践和从事考古、民俗、宗教等人类文化活动的专家和学者手中均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收藏有“擦擦”。这些人中间，较为有实力的是张鹰、韩书立、车刚、冯少华和作者。冯少华与我们在西藏是多年的好朋友，在他要内调到山东济南的时候，将其多年来收藏的擦擦一部分给了车刚，一部分给了我，并对我说要好好地保护这些珍品。西藏哥们宽阔的心胸就如同这些精美的擦擦一样令人感动。

最初的研究是带有介绍和欣赏性质的，既从若干个别擦擦说开去，并配上若干图像简单地予以论述。

到了1994年，国内有了一本专门论述西藏擦擦的书《西藏脱膜泥塑》，作者是张鹰。

2001年11月，我即将内调，与此同时，应西藏人民出版社约稿，签订了出版一系列有关西藏民间艺术书籍的合同，这其中就有一本关于西藏擦擦艺术的书。

在西安图书大厦，我偶然看见了一本名叫《擦擦——藏传佛教模制泥佛像》的精装书，立刻被吸引，购回悉心翻阅后十分欣喜。

此书的显著特点是比较全面、系统、规模地展示了目前仍未被国内外文博、研究机构甚至西藏本地文博等研究机构列为专项、未被读者了解、认识并从中获得极高审美享受的西藏擦擦的独特魅力。刘栋先生关注、研究擦擦三十多年，遍访藏传佛教曾经传播过的十几个省区，对擦擦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分析，研究成果首开先河地构筑了专项研究藏传佛教擦擦的框架。我们认为，这项研究成果意义重大，不仅填补了国内此项研究的空白，就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言，也超过了近现代西方。同时，为今后进一步开展擦擦的全面研究拓宽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的确，在当今现代文明信息高速发展中，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足迹都不应该被忽视。雪域西藏的擦擦，就是

藏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奇珍，有效地保护和研究是对我们人类自身的负责。

笔者在西藏工作十八年，与妻子一起对西藏民间艺术发烧，从认识了解，关注跟踪，收藏整理到进行研磨，擦擦便是其中的一项。

擦擦在西藏全境分布很广，前文提到的实物资料比较丰富，问题是史料性的文献资料不多，甚至是少的让研究者一筹莫展。要搞清楚擦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任务还十分艰巨。

本文只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我们的粗浅认识，以“西藏擦擦艺术”为题目，与专家、学者和读者进行讨论，企图为擦擦专项研究这个“金字塔”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

为了更充分的进行讨论，有必要对擦擦进行一番了解。

一、擦擦一词的来源和定义

关于“擦擦”一词的来源，我们先原文引出相关资料：

“擦擦”，起源于印度古代及中世纪中部和北部方言中的一个词汇^⑧。

“擦擦”是藏语对梵语Sa-Chaya的译音，巴利文作sacchaha，亦作sacchaha，意思是“真相”或“复制”，指一种小型的脱膜泥塑。……《史八思巴传》记“尝以泥作浮屠，或十万至二、三十万，名曰擦擦”^⑨。

擦擦……原于制作擦擦时发出的音响，为拟声字；藏语“萨”或“洽”就是土，至今通用的“擦擦”，本应读做“萨擦”或“洽擦”，即泥擦，似乎更接近原初^⑩。

……“擦”即泥佛，藏语盐巴也称“擦”，有观点认为，“擦擦”一词的来源与此有关^⑪。

对于擦擦一词的来源，我补充一种观点。

拉萨药王山摩崖造像是藏传佛教文化著名的道场和朝拜圣地。山下原有一涓涓溪流，一群从牧区来拉萨朝佛的信徒围绕药王山转经，数圈后在小溪边跪坐，每人从怀里掏出一串几个绑在一起的铜模具，右手拎着模具上上下下在水中不停地击打，左手转动经轮，嘴里喃喃吟诵“六字真言”。我好奇地走过去问他们：“这是干什么呢？”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面带笑容的喊

出“擦擦擦擦擦擦”。我当即被震惊，“这就叫擦擦”。悉心听来，铜模具与水接触时发出的音响正是“擦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擦擦”一词，主要是指在中国西藏以及其他藏族地区使用藏语的群体对一种小型泥佛像和佛塔的藏语读音。这种读音只有藏族和至今企图了解弄懂它的一些中外学者及研究者才知道和理解，更多的人并不知道“擦擦”指的是什么或代表什么。

至少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擦擦”是藏语读音，似乎也清楚了是指一种小型泥佛像和佛塔。我们再原文引出相关资料。

除了前文引原文^⑩以外，还有：

“擦擦”的浮雕是用硬模挤压而成或用单面凹凸板模压而成，小型泥佛和“佛塔小山”则是用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软模的一种模子做成^⑪。

擦擦一词意为一种用凹型模具，捺入软泥等材质，压制成型脱范而出的模制小型佛像、佛塔。绝大多数擦擦是由一二件模具压制成型脱范而出的，是为常例；亦不排除变例，即由几件模具在同一块泥上，经多次压制成型的一种特大型的擦擦。此种擦擦尺寸较大，存世量比较少^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西藏擦擦一词的来源及含义下一个定义，即：

藏语“擦擦”是梵语的译音（不排除“源于制作擦擦时发出的音响”这个观点），是以泥土为原材料，用凹型模具压制成型后脱范，制成的小型浮雕或圆雕佛像、佛塔的统一称。

在汉族地区，这种佛像被称为“善业佛”、“善业泥”；“模制泥佛像”、“脱模泥佛像”、“模制泥造像”；“板儿佛”、“陶佛”、“泥佛”、“泥塔”等等，有取其意，取其工艺，取其形状等含义在内。

二、擦擦的起源和发展

简明扼要地了解藏传佛教的形成对我们了解擦擦是有帮助的。

在佛教还没有传入西藏的时候，西藏本土的宗教是苯教^⑬，这是一种原始宗教，崇拜万物有灵。

佛教传入西藏并正式被藏族社会接受是在公元7世纪的吐蕃时期^⑭。在吐蕃三大法王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⑮、墀松德赞

(公元8世纪)^{①⑦}和墀祖德赞(公元9世纪)^{①⑧}的大力倡导扶持下,尽管在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①⑨}执政时期(公元9世纪),佛教遭到沉重地打击,但是佛教还是逐步在西藏弘传开来。这一时期称为“前弘期”^{②⑩}。“后弘期”^{②⑪}是从公元10世纪末到13世纪,佛教在西藏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兴建寺院,译释佛教经典,创立教派、著书立说、传法授徒,特别是13世纪由噶玛噶举派^{②⑫}首创的活佛转世制度的确立。西藏佛教开始东传蒙古和中原内地。从15世纪宗喀巴^{②⑬}创立“格鲁派”^{②⑭}到17世纪中叶形成以教御政的“政教合一”制度,藏传佛教真正形成并全面成熟。

在佛教传入西藏的同时,佛教文化必然随之传入,并在与西藏本土文化长期磨合融合中不断被吸收改造和创造,藏传佛教最终有了自己绚丽多彩和非常鲜活的文化,藏传佛教艺术中的“擦擦”也许在后弘期出现了?

关于西藏擦擦的起源,我们依然原文引出相关资料:

这里,我们不必把写有藏文持咒的“擦擦”考虑在内,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从梵文的早期形式中衍生出来的。在西藏,这种早期形式只是作为一种模式。……“擦擦”从印度、巴基斯坦半岛的东部一直遍及缅甸和泰国。本书所述的全部“擦擦”几乎无一例外地刻有《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经文或印度西北部及恒河流域铭文中所写的持咒^{②⑮}。有时,在西藏的“擦擦”上会发现拼写错误,这表示它们出自不大精通梵文的初学者之手。……塔是“擦擦”的主要图案,在西藏西部发现的文物(指“擦擦”。编者)其光滑的主体轮廓都说明了来自邻国的影响。但从图像学形成的流程度来看,又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另一些文物无疑是出自当地工匠之手的粗劣制品,头戴佛冠的佛陀端坐在两个菩萨像中间。它是属于受到克什米尔派影响的那一支派。还有一些纯粹属于密教神灵的塑像。根据文体的形式,我们可以将“擦擦”的日期确定在10和13世纪之间。此后,梵文经文逐渐消失,代之以藏文咒语“六字真言”:……在某些情况下,“擦擦”上面无任何铭刻。……由于佛教不断地扩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佛教朝圣者长途跋涉到达印度,也因为佛教逃亡者开始大批地从印度来到西藏,因此,西藏的社区必然需要大量的制做“擦擦”的模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我在一些塔中曾发现了各种类型的“擦擦”实物,其中一二个肯定是印度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朝圣者在印度寺院里购买了一些“擦擦”,虔诚的主人将它们带入西藏,并存放在朝圣的寺庙或村落附近的塔里。无论怎样,这些“擦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由于这种依然存在的习俗由此开始,而且它们也给西藏传入图像学的各种形式及混杂着其它影响的各种艺术灵感之模式,由此而产生了颇具特色的西藏艺术效果^{②⑯}。

擦擦由印度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在11世纪前后，大约是在阿底峡^{②7}入藏之时。西藏发现的早期印度风格的擦擦大致都与这位大师的行踪有关，如托林寺、察叶尔巴寺等。早期的擦擦因模具较为粗糙，边缘不太整齐，胎泥外溢，多用红色陶土塑成^{②8}。

模制泥造像的作法源出印度，属佛教中造像功德的一种，制作并供养可荐福禳灾。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归东印度，到三摩哪吒国，国王名曷罗社跋吒……每于日日造拓（脱）模泥像十万躯”。并说“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可见当时印度此风之盛。^{②9}

通过对以上引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西藏擦擦的起源来自印度，时间是公元10世纪的藏传佛教后弘期。

前弘期西藏有没有擦擦呢？刘栋先生的观点认为应该是存在的。但是，至今还没有考古发现的实证。原因是朗达玛灭佛的完全、彻底，而且泥质擦擦极易损坏，难以传世，因此，公元7至9世纪的擦擦几无遗存。他在书中只举出了一件擦擦，并依据其造像风格，暂定为前弘期。他说前弘期擦擦存在的理由有三：“一、藏人深信金、木、水、火、土，乃至空气都可以作为擦擦的材料，去传法弘佛，高原博士，当然泥土是打制擦擦的首选良材；二、由泥陶至铜铁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必然也在藏地起作用，此间公认有铜佛像存在，那么先铜佛之擦擦的存在理当毋庸置疑；三、前弘期有擦擦的传闻又是那么普遍而肯定^{③0}”。

刘栋先生的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将西藏擦擦的起源向前推了三个世纪，从理论上讲是具有说服力的。

我们在研磨擦擦的过程中，对西藏擦擦起源于后弘期的说法存有怀疑。1997年，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栏目摄制组赴西藏拍摄一期题为《连地接天的艺术》，编导温普林先生让我讲一讲西藏擦擦艺术，在接受采访中，我曾讲到西藏擦擦最早在公元7世纪，从印度传入。

显然，此话仅是作者的一种推测或者猜想，有片面性。

既然我们知道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并正式被西藏社会接受是在公元7世纪，此时，印度制作模泥像之风盛行，而汉地已是唐朝时期。“唐初，因缺乏铜材，主要用以铸钱，次要用以铸镜；其他一切什器，能避免用铜者即不用铜。因此，佛教造像，除石刻外，多为泥造。亦为时代特殊之工艺品。其法先用净水澄泥，再以细绢过滤，调匀颜色，和以胶水，铸铜为范，由范成像加以火候之锻炼适宜，其精美往往优于石刻，论其时代多属于初唐；绘画书法，皆出于名手^{③1}。不仅如此，制作模泥像“汉地尤以唐代为盛，寺僧、百姓均制像供养，……敦煌晚唐卷子中有数篇《印沙佛文》中记载制作模泥像的

盛况”^②。

我们还知道，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娶了唐宗室女文成公主，文成公主进藏给吐蕃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同时，也传播了佛教。对加强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唐蕃关系的密切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此，我们想说的是，唐蕃关系的密切和文化交流的广泛，模制佛像作为佛教在吐蕃的推广和普及是否也开始了传播？因为，佛教在传入吐蕃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制作泥佛像的习俗亦应随之传入。并且，这种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在吐蕃经济和文化尚不发达的社会现实中，既适应了王室推广佛教的思想，以维护其政治上的统治，又满足了百姓礼佛供奉的精神需要。因此，有极大的可能在藏地找到其合适的生存土壤和环境。

我们赞同刘栋先生的观点，同时想把自己的推测和猜想再进行下去。

关于擦擦在西藏的发展，我们在许多介绍西藏擦擦的文章中都可以见到“至今”这两个字，足见其历史和影响。这个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的“活化石”被完整地保存至今，我们要衷心地感谢勤劳、善良和智慧的藏民族。

从西藏考古得来的线索和成果看，西藏早期擦擦存在大量的佛塔，以塔为主，然后才派生出佛像。这是发展的必然。藏传佛教后弘期为擦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制作工艺从较简单、粗糙向愈加考究和日趋完善提高；题材更为广泛，佛陀、菩萨、度母、护法金刚、罗汉、传承祖师等等；领域不断拓展，一些地区已将擦擦应用到寺庙建筑上。

大约在13世纪以后，西藏与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藏传佛教向东迅速传播，擦擦也随着藏传佛教远传内地^③。

三、擦擦的种类划分

能否将西藏擦擦的种类进行分类归纳并划分的较为科学合理，我们没有把握。我们认为，如果按年代、地域对西藏擦擦进行分类和划分困难重重。前文提到了西藏擦擦在制作成型后没有准确的年代坐标，在某一地区的某一处或某寺庙附近的某一个塔内发现擦擦，要么以塔的建造年代推测擦擦，要么以擦擦上的经文（梵文或藏文）推测塔的建造年代^④。充其量是凭经验判断出一个大概的时代轮廓。还有，擦擦由于其自身体积小，便于携带，随时可供信徒观照礼拜，这就决定了擦擦流动性很强，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相同的擦擦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地区，让人感到困惑。因此，我们暂且将这种分类划分搁下。

按擦擦的用途和造像内容对其种类进行分类划分是我们要尝试的工作。

西藏擦擦作为藏传佛教的圣物是从古代印度石板塔肚内存放圣物的装藏风俗习惯中演变而来的。随着佛教在西藏主导地位的确立和日益广泛的影响，制作擦擦已不仅仅是用于填充装藏佛塔，擦擦正式走进了藏族社会群体中，成为僧俗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为积善业，制作擦擦，将擦擦视为禳灾祈福的圣物，这样，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擦擦。

无论制作什么样的擦擦都需要模具。首先要雕刻塑造一件与将要制作的擦擦完全一样的，模制工艺叫做“雕母”的原型雕刻品，再用此雕母翻砂制作出一件或几件与其凹凸完全相反，可以用来直接压制擦擦的模具。西藏擦擦模具多为铜，其次是陶（图6~图12），而纸和木质模具极其少见。刘栋先生所著《擦擦》一书中有纸模具照片一幅。

模具有单面模具和双面模具两种，用单面模具压制的擦擦为高浮雕或浅浮雕，双面模具制作的擦擦为圆雕。

1. 泥擦。普通胶泥或阿嘎土制成的擦擦。这类擦擦在西藏各地较多，泥土均取自当地。有黄泥、白泥、灰泥、夹沙泥等，如日喀则萨迦县一带的擦擦多为灰泥制成；拉萨、山南地区则为黄泥；阿里地区古格王国遗址和托林寺附近为白泥。

泥擦是西藏擦擦世界的主流，占主导地位。制作大量的擦擦主要用于佛塔的装藏，还有便是供奉在一切有灵性的神山隘口、河流圣湖、玛尼堆或转经路边的擦康内。

与佛塔装藏具有同样重要意义，擦擦也需要装藏，只是形式不同罢了。为了使擦擦具有更神圣的宗教内涵，制作时在泥土里就掺有香灰、高僧大德的骨灰和其穿过的剪碎的袈裟。另外，有的还在背面捺入几粒青稞（图13）。

由于泥擦易磨损，受自然风化等影响，品相好的泥擦收藏起来也不容易。我们有一尊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泥擦（图版95），此擦属较大的一种，并不多见。这尊泥擦不仅面部刻画细腻，而且服饰飘逸，尤其是那千手千眼，只有在放大镜下才能看得逼真。

泥擦又有设色、上金等品种。

2. 陶擦。即经火焙烧成陶的擦擦。相对泥擦，此类擦擦存世不多，在佛塔中很少发现，其精美程度优于泥擦。陶擦一般放置在龕内（图14），或嘎乌（图15）里面。

好的陶擦背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槽，装有书写经文的小纸卷，因年久纸卷早已风干发黄变脆而无法展开（图16、图17）。有一位活佛告诉我们，一般经文的内容是佛或菩萨的咒语。玄奘《大唐西域记》载：“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窠堵坡，高

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西藏夏鲁寺母殿和主尊佛殿内墙壁上彩绘陶擦四臂观音（图版97）和不动佛（图版12）证实了以上记载。西藏墨竹工卡县松赞寺发现的陶擦不动明王背面刻有代表“身、语、意”的藏文（图18、图19），山南乃东县昌珠寺附近发现的陶擦文殊菩萨背面凹陷圆形内印有一佛塔，塔周围是藏文经咒（图20）。以上陶擦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

3. 骨擦。活佛、高僧圆寂以后，实行火葬，火化后的骨灰和进泥土制成的擦擦。此类擦擦一是对活佛、高僧的缅怀，二是具有避邪功能。作为缅怀，要在火化地建一座佛塔，将擦擦安置在内。作为避邪，信徒则放进佛龕或带在身上（图21）。唐朝善业泥佛像（图版201、图版202）也属于此类。

4. 布擦。藏语“布”意为法体。在藏传佛教仪轨中，只有达赖、班禅及少数大活佛圆寂后实行塔葬。塔葬为西藏最高级的葬礼，法体经用盐巴、藏红花等多种珍贵药品进行脱水处理，再将法体塑成金身，择吉日，在隆重的宗教仪式中将法体安放于金质或银质的塔中，供世人朝拜。而后，将脱水处理过的活佛体液和进泥土制成擦擦（图版26、图版132）。这种布擦既神圣又高贵，主要用作护身符。据说，带上布擦可避邪恶，医百病，保平安。

就布擦来说，其宗教地位神圣高贵，但精美程度则不及陶擦、泥擦，其表面粗糙，造型也不工整。

5. 药擦。即用多种名贵藏药为原料制成的擦擦^⑤。可服用。

6. 名擦。出自名人、名家之手制作的擦擦。如达赖、班禅等大活佛。^⑥

7. 瓦当擦。即以擦擦制成瓦当，用在寺庙建筑上。这种擦擦是1994年我们在日喀则的日布寺首次发现的，以往的书籍包括最新出版的《擦擦》一书中均未有记载和介绍。除日布寺外，西藏其他寺庙也未见到过这种擦擦。遵循按用途分类的原则，故将此放入“瓦当擦”中。

日布寺（图22）坐落在著名的夏鲁寺^⑦西南方约4公里的克曲拉培山麓处，坐西向东。该寺始建于何时尚不清楚，从实地调查我们得知日布寺是夏鲁寺的道场，是历史上各教派高僧学者和夏鲁寺僧人修行、讲经的场所。据说在九百多年前阿底峡大师曾在此地修行建殿。夏鲁寺是夏鲁派的主寺，最早由介尊·喜饶琼乃大师于11世纪中叶修建，在元代经历了三次不同规模的修葺和扩建，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在古相·扎巴坚参时期（1306年）。因此，日布寺作为夏鲁寺的道场应在11世纪中叶以后。

夏鲁寺（图23）建筑特点是藏汉合璧，墙体和布局为藏式建筑，屋顶为汉式建筑，用琉璃瓦当，图案是佛塔。如果说夏鲁寺瓦当没有充分的理由将其视为擦擦的一个种类的话，那么，我们在日布寺发现的擦擦有足够的证据将其归类为“瓦当擦”。

这类擦擦的特点是比普通擦擦大3~5倍，正面由一佛一组、二佛、三佛到五佛一组的佛像图案构成。其中二佛和三佛一组的每个佛像图案下面均有圆形莲花图案，上方立有一尊佛像，造像内容有：释迦佛、毗卢遮那佛、无量光佛和舒坐菩萨，尤以菩萨造型极佳（图24~图26）。遗憾的是，日布寺在“文革”中被毁殆尽，我们只是在废墟堆中发现这些擦擦的。可以想象，如此丰富的瓦当擦当年排列在殿堂屋檐下是何等的壮观。

以上我们按用途将西藏擦擦分为七类，还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擦擦，前文提到的打水擦、打风擦。刘栋先生认为此等属宗教文化现象，无收藏载体，故不在分类之列。

无论是打水擦、打火擦、打风擦，制作者都有其明确的实用目的，随水、火、风飘然传播而去的诸佛、塔以及经文在制作者的心灵意念中冥冥闪烁着人与神灵的对话沟通，实现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我们为其取了一个名字，叫“意念擦”。此擦虽无法进行收藏，但在信徒们不停地打的过程中那颗虔诚的心让我们感受到了震撼。

按擦擦的造像内容进行分类就方便多了，有佛、菩萨、度母、传承祖师、金刚、护法神、塔等等，总之，一目了然，不需多述。

四、擦擦艺术

在我们前面对擦擦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提到“艺术”这两个字，但是，作为造型艺术的擦擦一直在我们的视野内，弄清擦擦的来龙去脉对将要开展的讨论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从擦擦传入西藏之始，这种看似没有铜佛像、唐卡或壁画等大中型艺术起眼的小型雕塑在西藏宗教造像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藏的雕塑艺术历史悠久，1978年和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陶器、石器、骨饰等人类新石器时代的生产生活用品。其中陶器造型浑厚敦实、粗犷的线条刻划生动，石器和骨饰磨制细润。